

原李可載

太原李中馥風石著

原李耳載

弇山李滌題

原李耳載序

耳養之不足貴也。行耳之不足憑也。耳發
云字哉。於目之所及。有涯而耳也。無涯舜
達四聰。禹懸四轍。周采謠俗。孔子亦擇
多聞。皆是物也。古今記載。大約得於耳者
居多。人視乎其人之耳。視乎其人之發。而
已。晉陽李鳳石先生。古君子也。一日以耳發

不余且矣余余讀之如讀異書得未
嘗有甚所載皆可喜可愕可感可歎之
事可以亟人之善思焉可以啟人之匪志
焉可以堅人之行心破人之寧見焉是書
也其有功於名教不淺非直為紀聞誌
性之考而已也先生之耳豈猶支人之耳
先生之載豈猶支人之載哉讀志當以

心會之而以身試之慎毋以過耳之談因之抑
余聞晉陽為古名封而德之所載雖受寒
寥備德者於此一採取焉未必不可為若
是增光垂不朽也未不敏長志之命不敢
將是為序古間遊菴孫閑達拜書



予自淮晉陽及署官前後凡二載先是即
聞前明名孝廉鳳石李先生著述甚夥
丁未春乍嗣李君先生載一編受而卒業
寫事多通志及邑誌所未嘗有曰窮
遺聞較事非得留心掌故者搜羅而掇
拾之至湮沒不傳者多矣甚矣文之不
可以已也若所載雖不盡察其晉事尤必行

而有徵。蓋先生博學而篤行之古君子也。
久已俎豆宗廟邦之文，伏其寄已矣。高
郵後學殷嶧抒書

耳載小引

扶輿邈矣庶類錯然其間有平即有奇
有常即有幻事之可驚可喜可法可戒
者何限獨不得搜幽鈞元之手採而生之
以故佚而弗傳固有其人又病於醜持為
大雅所譏矣耳載古傳之確核之真
至知免矣昔容齋有隨筆沈氏有草

譚多述宋元間送事讀者無不服至該
洽可以是書準之又多讓焉是為一
以引之古吳疁城袁枝陳倣朴魁

稗官野乘焉在炫奇而作志今古相望
莊子首述齊諧班史藝文列小說十五家平
子西京賦上云小說九万本自虞初是在漢
時已充棟矣爾後暢相擬迷矣閭體互聊
為談嘵資而晉張茂生因琅環所得撰博
物志四百卷武帝招使芟載浮疑僅有十
卷非以併諸多性繁蕪耳目平唐人雜記

雅好附會荒忽支離以不奇為病乃造病
不奇耳夫天下之奇不在奇事在常事
且在常理鯨咷鼈擲牛魅牝妖為味轉
淺唯於倫常日用间每可又奇若得至奇
誌之受明霞秀月無非湧雪崩雲得其
奇而不黑於理者誌之覺飛龍門無非
練川楮陸而後玉奇以是晉陽李鳳石先生

生學通七古所著耳裁一考未嘗不標勸領
異焉皆目前常事轉出奇境後鄭重字
忠孝廉貞之行風儀孚慎貪寢妄之為
使人改流感發自於言外得之是事以正生
奇理以奇見正而心則全乎正者如蓋將以挽
人心之好怪而不以爲天下之至奇為何筭
博士鬼董朴之謂哉吳興徐侍郎蘋朴

嘗詆林耕之穢亵湘山野錄之妄誕若空
駁之訛謬以為傷風俗淆是非他奚洞冥
拾遺雪僕散錄注編之譏其瑣屑鄙雜
可以無作惟陶氏樞耕錄足以廣見聞紀風
土補史家美之稱許甚慎矣而其年陳
檢討後詆為腕力孱弱文采不足以叢談之紀
載固矣是不不易惜先生之書不亡云

見之耳獨評古人有言末學霄受貴耳
而賤目少耳覩弗靈於目聽命名之未尚
也志叔其自序而莫能失矣乾隆丁亥秋
七月朔旦兩海年家後進許道基拜書



原李耳載自記

吾人一身眼耳舌口其用孰勝無勝不勝一也必求其勝孰不曰眼長耳短不知更可曰耳長眼短眼視所有耳聽所無聽無長於見有之孰不曰口多耳少不去更可曰耳多口少口在已耳聽在人主人多於在已孰不曰子靈耳鈍不知更可曰耳靈子鈍子